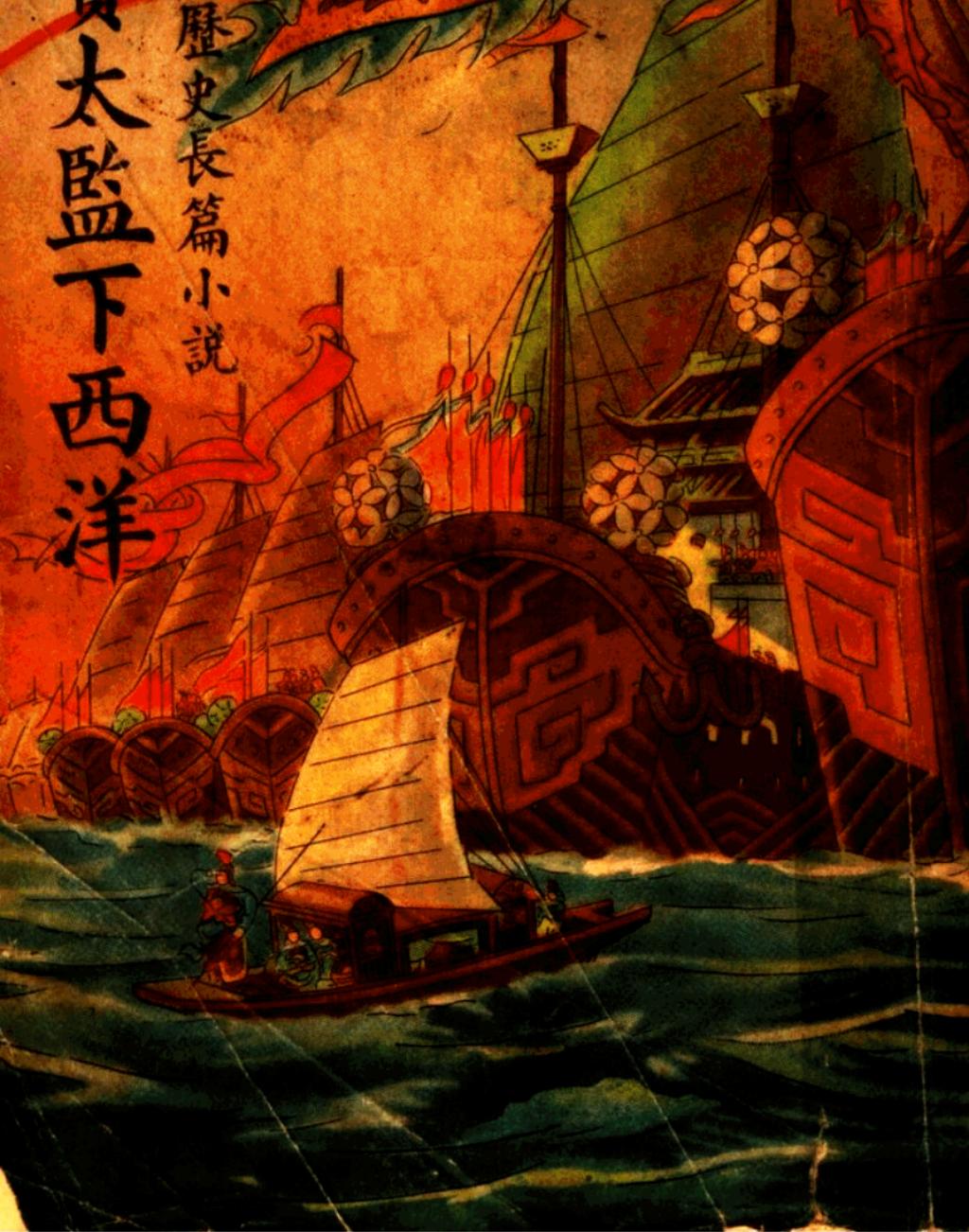


三寶太監下西洋

通俗歷史長篇小說

新編
三寶太監下西洋



新式西洋通俗演義目次

卷
一

第一回	孟蘭盆佛爺揭謠	補陀山菩薩會神
第二回	補陀山龍王獻寶	湧金門古佛投胎
第三回	現化金員外之家	投託古淨慈之寺
第四回	先削髮欲除煩惱	後留鬚以表丈夫
第五回	摩訶薩先自歸宗	迦摩阿後來復命
第六回	碧峯會衆生證果	武夷山佛祖降魔
第七回	九環錫杖大施威	四路妖精皆掃盡
第八回	大明國太平天子	薄海外遐邇率賓
第九回	張天師金階面主	茅真君玉璽進朝
第十回	張天師興道滅僧	金碧峯南來救難
第十五回	白城隍職掌溧水	張天師怒發碧峯
第十二回	張天師單展家門	金碧峯兩班賭勝
第十三回	張天師壇依金殿	金碧峯水淹天門
第十四回	張天師倒埋碧峯	金長老先朝萬歲

第十五回	碧峯圖西洋各國	朝廷選掛印將軍
第十六回	兵部官選將練師	教場中招軍買馬
第十七回	寶船廠魯班助力	鐵錨廠真人施能
第十八回	金殿上大宴百官	三叉河親排鑾駕
第十九回	白鰭精鬧紅江口	白龍精吵白龍江
第二十回	李海遭風遇猴精	天師設壇祭海濱
第二十一回	軟水洋換將硬水	鳴鐵嶺借下天兵
第二十二回	天妃宮夜助天燈	張西塘先排陣勢
第二十三回	小王良單戰番將	姜老星九口飛刀
第二十四回	唐狀元射殺老星	姜金定圍淹四將
第二十五回	張天師計擒金定	姜金定水圍逃生
卷二		
第二十六回	姜金定請下仙師	羊角仙計安前部
第二十七回	二指揮雙敵行者	張天師三戰天仙
第二十八回	長老誤中噙魂瓶	破瓶走出金長老
第二十九回	長老私行羊角洞	長老直上東天門
第三十回	羊角大仙歸天曹	羊角大仙錦囊計
第三十一回	姜金定三施妙計	張天師淨掃妖兵

第三十二回	金蓮賣象國服降 寶船經過羅斛國	五二
第三十三回	寶船計破謝文彬	六一
第三十四回	爪哇國負固不賓	七一
第三十五回	大將軍連聲三捷	七九
第三十六回	咬海干鄰國借兵	八七
第三十七回	王神姑生擒護衛	九六
第三十八回	張天師活捉神姑	一〇四
第三十九回	張天師連迷妖術	一一三
第四十回	金碧峯輕恕神姑	一二二
第四十一回	天師連陣勝火母	一三〇
第四十二回	金碧峯神運鉢盂	一三九
第四十三回	火母求驪山老母	一四七
第四十四回	老母求國師講和	一五六
第四十五回	元帥重治爪哇國	一六四
第四十六回	元帥親進女兒國	一七三
第四十七回	馬太監進頂陽洞	一八一
第四十八回	天師擒住王蓮英	一九〇
第四十九回	天師大戰女宮主	一九八

第五十回

女兒國力盡投降

滿刺伽誠心接待

一〇七

卷三

第五十一回

張先鋒計擒蘇幹

蘇門答首服南兵

第五十二回

先鋒出陣吊了魂

王明取得隱身草

第五十三回

王明計進番總府

王明計取番天書

第五十四回

王明砍番陣總兵

天師戰金毛道長

第五十五回

金碧峯勸化道長

金碧峯遍查天宮

第五十六回

護法神奶兒施威

和合二仙童發聖

第五十七回

金碧峯轉南京城

張三峯見萬歲爺

第五十八回

國師收金毛道長

國師度碧水神魚

第五十九回

國師收服撒髮國

元帥兵執錫蘭王

第六十回

兵過溜山大葛蘭

兵過柯枝小葛蘭

第六十一回

王明致書古俚王

古俚王賓服元帥

第六十二回

大明兵進金眼國

南兵三戰西海蛟

第六十三回

金天雷殺西海蛟

三太子燒大明船

第六十四回

王良鞭打三太子

水寨生擒哈祕赤

第六十五回

三太子帶箭回營

唐狀元單鎗出陣

第六十六回

三太子舉刀自刎

哈里虎溺水身亡

一三〇

九六

八七

六九

五二

四四

三五

二七

一八

一〇

第六十七回 金眼王敦請三仙 一三八
第六十八回 元帥收服金眼國 一四七
第六十九回 黃鳳仙假觀世音 一五六
第七十回 鳳仙斬金角大仙 一六四
第七十一回 國師收銀角大仙 一七二
第七十二回 吸葛刺富而有禮 一八一
第七十三回 陀羅尊者先試法 一九〇
第七十四回 陀羅尊者求師父 一九八
第七十五回 番禪師飛鎚取頭 二〇七

卷四

第七十六回 關元帥禪師敍舊 一
第七十七回 王尙書計收禪師 一
第七十八回 寶船經過刺撒國 一
第七十九回 寶船經過忽魯謨 一
第八十回 番王寵任百里雁 一
第八十一回 百夫人爲夫報仇 一
第八十二回 百夫人墮地身死 一
第八十三回 王克新兩番鐵笛 一
元帥兵阻紅羅山 一
黃鳳仙戰三大仙 一
國師點大仙本相 一
天師擒鹿皮大仙 一
木骨都陰而難服 一
碧峯長老慢逞能 一
銕鉗長老下雲山 一
唐狀元中箭取和 一
三夫仙各顯仙術 一
元帥兵阻紅羅山 一
黃鳳仙戰三大仙 一
國師點大仙本相 一
天師擒鹿皮大仙 一
木骨都陰而難服 一
碧峯長老慢逞能 一
銕鉗長老下雲山 一
唐狀元中箭取和 一
金碧峯禪師鬥變 一
木骨國拜進降表 一
寶船經過祖法國 一
寶船兵阻銀眼國 一
王爺計擒百里雁 一
王克新計取鉛索 一
引仙師念舊來援 一
地里鬼八拜王明 一

第八十四回	引蟾仙師露本相
第八五回	黃鳳仙賣弄仙術
第八十六回	天方國極樂天堂
第八十七回	寶船撞進酆都國
第八十八回	崔判官引導王明
第八十九回	一班鬼訴冤取命
第九十回	靈曜府五鬼鬧判
第九十一回	閻羅王寄毒國師
第九十二回	國師透勘閻羅書
第九十三回	寶賓船離酆都國
第九十四回	碧水魚救劉谷賈
第九五回	五鼠精光前迎接
第九十六回	摩伽魚王大張口
第九十七回	李海訴說夜明珠
第九十八回	水族各神聖來參
第九十九回	元帥鞠躬復朝命
第一百回	奉聖旨頒賞各官

阿丹小國抗天兵	七一
阿丹國貢獻方物	八〇
禮拜寺偏多古蹟	八八
王明遇着前生妻	九七
王克新通遊地府	一〇六
崔判官秉筆無私	一五
靈曜府五官鬧判	一二三
閻羅王相哈五將	二三
國師超度魍魎鬼	四〇
太白星進夜明珠	四九
鳳凰蛋放撒髮國	五八
五個字度化五精	六六
天師飛劍斬摩伽	七五
白麟王要求祭祀	八四
宗家三兄弟發聖	九二
元帥獻上各寶貝	一〇一
奉聖旨建立祠廟	一一一

新式標點西洋通俗演義卷二

第二十六回 姜金定請下仙師 羊角仙計安前部

猖狂女將出西天，擾擾兵戈亂有年。慢道螢天晴日下，敢擋擋臂帝車前。堪嗟后羿穿天箭，更笑防風過
軾肩。一統車書應此日，鋼刀濺血枉垂憐。

却說姜金定從水國中，得了性命，竟進朝門之內，朝見番王。番王道：「愛卿出馬，功展何如？」姜金定道：「今日撞着對手了！」番王大驚，說道：「撞着那一員大將來？是你的對手？」姜金定道：「不是個甚麼將官。」番王聽知不是個甚麼將官，早已有八分焦躁了。說道：「既不是個將官，還是個甚麼人？」姜金定道：「今日所遇者，是南瞻部洲大明國朱皇帝駕下一個引化真人張天師。」番王聽知是個張天師，先前只有八分不快，今番却有十分吃惱了。說道：「卿父存日曾說，此人呼風喚雨，駕霧騰雲，本領高強，十分利害。誰想今日你遇着他。你今日和他抵手，勝負何如？」姜金定奏道：「只是兩家對手，臣也不懼怯於他。但他果然是書符誣咒，役鬼驅神。小臣正欲把個國法去國他，他的七星寶劍儘利害，一剔就是兩半邊。小臣正欲把個飛刀去斬他，他的天神天將又衆一湧而來，不是小臣有五國三出的本領，險些兒喪於道士之手了。」番王道：「似此，何以處之？俺的江山有些不穩，社稷有些不牢。」左丞相李鎮龍說道：「依臣愚見，寫了降書降表，獻上通關牒文，萬事皆休。何必磨這等的牙博這等的嘴。」右丞相田補龍說道：「左丞相言之有理。南陣上有個武狀元，他前日高聲說道：『我天兵西下，既不取你的城池，又不奪你的世界，不過是要你一張通關牒文，問你傳國玉璽。如果有玉璽，獻將出來，如無玉璽，獻上通關牒文，萬事皆休。』這武狀元已是明白說了，何必執迷不悟，搬弄干戈，糜爛小民，坐空國計？」

况兼我國自恃者，刺儀王父子兵而已。今日他父子俱喪於南兵之手，料這一女將焉能成其大事。堂堂天朝，雄兵百萬，戰將千員，豈下於一女子？伏乞我王詳察！」總兵官占的里又奏道：「左右丞相之言，俱有大理。小臣職掌巡哨，甚曉得南兵的利害；不但是雄兵百萬，戰將千員，只這一個天師呼風喚雨，役鬼驅神，也是十分利害。還有一個國師，懷揣日月，袖國乾坤，更加佛法廣無邊。若是女將軍不肯罷兵，明日禱來非小，伏乞我王詳察！」番王聽知這一堂和解，心上也不願興兵。只是姜金定心懷父兄之恨，要假公濟私，奏說道：「這都是些賣國之臣，違誤我王大事！」番王道：「怎叫做是個賣國之臣？」姜金定說道：「我王國土受之祖宗，傳之萬世，本是西番國土的班頭，西番國王的領袖。今日若寫了降書降表，不免拜南朝爲君，我王爲臣。君令臣共，他叫我王過東，我王不得往西。叫我王過北，我王不得往南。萬一遷移我王，到南朝而去，我王不得不去。那時節凌辱由他殺斬出他。若依諸臣之見，是把我王萬乘之尊，賣與南朝去了。我王下同草布之賤，這却不都是個賣國之臣！」道猶未了，只見三太子自外而入，聽知道要寫降書降表，就放聲大哭起來。番王道：「我兒何事，這等悲傷？」三太子道：「父王何故把個金甌玉碗，輕付於人？這社稷江山，終不然是一日擰得的。」番王道：「非干我事。所有左丞相說道該降，右丞相說道該降，又有占總兵說道南兵利害。」三太子便罵道：「你這些賣國的狗奴，豈不聞主憂臣辱，王辱臣死。你受我們的爵，享我們的祿，賣我們的國，誤我們的事，是何道理？伏乞父王先斬此賣國之賊，容孩兒出馬。若不勝，誓不回朝！」姜金定奏道：「三太子言之有理，但只一件來，臣還有一妙計，不消三太子親自出征。」番王道：「有何妙計？不消三太子出征？」姜金定道：「臣有一個師父，道號羊角道德真君。」番王道：「怎麼叫做個羊角道德真君？」姜金定奏道：「這個師父，沒有爹，沒有娘，原是一塊石頭，自從天地未分之先，頑然爲石，後來盤古分天分地，這塊石也自發聖蹟，一聲響中間爆出一個人來。這個人出來時，頭上却有一雙羊角。那時節不曾有書契，不曾有姓名，人人叫他做個羊角真君。羊角真君生在這個石頭裏面，長在這個石頭裏面，長在這個石頭裏面。」

頭裏面，飢餐這個石頭上的皮，渴飲這個石頭上的水，年深日久，道行精微，德超三界，傳至唐虞夏商周；有了文字，有了書契，人人叫他做個羊角道德真君。那塊石頭，有靈有神，能大能小。羊角道德真君，帶在身上，做個寶貝。昨日小臣借他的來，圓住武狀元唐英便是。」番王道：「他這如今在那裏？」姜金定道：「他如今在西上五百里之外，有一座高山。其山有一所深洞，是他在這個洞裏修真養性，人人就叫這個山羊角山，叫這個洞羊角洞。有詩爲證：

羊角稜層靈秀開，西山積翠起仙臺。
入關足躡烟霞起，倚闌手招鸞鶴來。
怪西摩空撐砥柱，飛泉瀉澗走風雷。
幾能道德真君侶，一嘯臨凡未忍回。

番王道：「只消他一個石圓，也自有八分贏手了。」姜金定道：「俺師父回天補日，吸霧吞雲，慣使天曹飛劍，百步之內，取人首級，如盤中取果，手到成功。騎一隻八叉神鹿，上天下地，無所不能。還有一個水火花藍兒，中間有許多的寶貝，善可梟人首級。任是甚麼天兵，也不能親近，豈止一個石圓而已？」番王道：「似此說來，却是個超凡入聖，有德有行的。」姜金定說道：「他號爲道德真君，名下無虛。」有詩爲證：

羊角住羊山，瘠瘦如角立。
一鹿駕長風，世網安能擊。
朝隨白雲出，暮採紫芝入。
道靈未去來，德氣自呼吸。

月明響環珮，時有飛仙集；我欲從之遊，共飲華池汁。

番王道：「怎麼得他下山來？」姜金定道：「須得我王草詔一道，小臣不憚劬勞，連夜奉詔上山，去請他來，上扶我王錦繡江山，下救萬民塗炭之苦。」番王准奏，即時草詔一道，付與姜金定。姜金定接了詔書，擲下三尺紅羅，一朵紅雲，望空而去。須臾之間，就到了羊角山。姜金定落下雲去，收了紅羅，牽了戰馬，手持信香，口稱祖師大號，來到羊角洞口。只見一個把門的小道童兒，早已認得是個姜金定，迎着說道：「姜師兄，你又來了。」姜金定說道：「是俺又來看一看哩。」小道童說道：「前日老爺傳了你五圓三出的本領，駕得起千百丈的騰雲，你今

日又上山來，有何貴幹？」姜金定道：「有事求教師父，望師弟和我通報一聲。你是說只日前學藝的姜金定，在此面見祖師？」小道童即時傳到洞門裏，羊角道德真君叫來相見。見了姜金定，真君道：「我前已傳授了一千道術與你，因你是個女流之輩，不便久留。你今日又來見我，有何事故？」姜金定跪着稟道：「前日多蒙老爺賜弟子一班本領，保我金蓮寶象國爲上邦；誰想強中更有強中手，遇着強梁沒奈何！」真君道：「有個甚麼強梁的遇着？」姜金定道：「是南瞻部洲大明國朱皇帝駕下，差出一個道士，名喚天師，差出一個和尚，名喚國師。就領些甚麼寶船，帶了些甚麼兵將，來到弟子金蓮寶象國，把弟子一個父親，兩個哥哥，俱送了殘生性命。弟子傳授法術之時，只指望扶持我國國王爲上邦，那曉得自家的父兄俱不能保！」真君道：「你好拿出你的五國三出千丈騰雲的本領來！」姜金定說道：「是我拿出五國三出的本領來，却都被那個天師破了。故此俺國王修下了一封詔書，多多拜上祖師老爺，萬望老爺下山走一走，一來扶持俺國王的錦繡江山，二來救拔俺弟子的一家性命！」真君道：「我既超三界外，不在五形中，怎麼又來管你？凡間甚麼閒爭閒鬧鬥？」姜金定哭哭啼啼，伏在地下說道：「老爺不肯下山，俺一國君民盡爲靈粉。自古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老爺只說是可憐見俺這一國君臣的性命罷！」羊角道德真君他是個慈悲爲本，方便爲門的，看見個姜金定苦苦的哀告，打動了他的不忍之心，說道：「姜弟子，我許你下山來，只一件，我却不到你金蓮寶象國見你番王。」姜金定道：「老爺不到俺國中，弟子却到那裏來相會？」真君道：「你只到哈密西關之內荒草坡前，你可帶本國人馬，跟隨撫司監候。姜金定得勝回來，押赴市曹處決！」姜金定領了本部兵馬，逕到荒草坡前，等待師父。却說師父羊角道德真君許了姜金定下山去殺退南兵，心裏想道：「兵兇戰危，事非小可。况兼南朝來到西洋，隔了八百里。

軟水洋隔了五百里吸鐵嶺。這個道士，這個和尚，若不是個有本領的，焉能至此。我却有個道理：先得一個人做個先鋒，探他一探。看他本領何如，次後到我，我便有個斟酌。只還有一件來，須得個形容古怪，相貌蹊蹻的做個先鋒，纔嚇得人動。」正在躊躇之時，只見塔下一個小道童兒，身長三尺，髮長齊眉，聰俊無雙，舉止端重。祖師心裏想道：「這個小道童兒，到有些仙骨，不免這個先鋒，就安在他的身上罷！」那祖師叫一聲，塔下走的甚麼人？道童答應道：「弟子是無底洞。」祖師道：「你怎麼叫做個無底洞？」道童說道：「弟子自家也不知道，只是傳聞道，弟子初生之時，不見父，不見母，却在龍牙門山洞裏，爆將出來，當得一個樵夫拾着。那樵夫低頭一看，其洞極深無底，樵夫就叫我弟子，做個無底洞。」真君道：「誰叫你到我這個山上來？」無底洞道：「只因樵夫早喪，弟子身無所歸，故此投托門下。」真君道：「你在我的山上幾年了？」無底洞道：「已經在此六年了。」真君道：「曾學些甚麼本領？」無底洞道：「弟子本領一分也不會學得。」真君道：「你既一分本領也不會學得，你在我山上，所幹那一門？」無底洞道：「弟子在此山上，挑了六年水，燒了六年火，澆了六年松樹，這就是弟子所學的本領了。」真君道：「似此說來，這六年之間，多虧你了。」無底洞道：「怎麼說個虧弟子？只是自今以後，望師父教授些就是。」真君道：「我今日就教你。」無底洞道：「既蒙師父教誨，待弟子磕幾個頭。」真君道：「不消磕我的頭，你到後面玉皇閣上，對了三清老爺，叩上四個頭來；我這裏，即時傳授些本領與你。」天下人學本領的心，那一個不勝無底洞聽知，師父要傳本領與他，辭了師父，竟奔後面玉皇殿去。去到山後，果見三間大殿，殿門外有一座白玉石砌成的欄杆，欄杆外是一條金水河，涓涓流的一泓清水。殿門是硃紅漆的，隔扇上是金獸面的吞環。殿上都是碧瓦雕梁，兩邊都是桃簷象鼻。進得殿來，果見上面坐的是上清玉清太清三位祖師。兩邊坐的都是些三十六諸天，七十二尊者。中間供案上，兩道紗燈，兩路淨瓶，一座大香爐，香煙不絕。下面供獻着三杯仙酒，三枚青棗兒。無底洞因是師父許了傳他本領，已是歡喜，却又看見這個寶殿清幽，越加歡喜，跌倒身

子，就磕了四個頭，起來就走。却又想一想說道：「這供獻的，是我師父的仙酒。這仙酒飲一杯，與天同壽，髮白轉黑，齒落重生，永遠不死。我每常伏侍師父之時，看見他飲這個酒，我聞得他一陣香，我喉嚨裏面，就是貓抓的一般，癢爬不得飲上半盃兒。今日我來磕頭，却遇着這個仙酒，豈不是天假良緣，難逢難遇，況兼此處幽靜，又沒個人兒瞧着，何不偷吃了上的，以得長生，也強似學甚麼本領。」纔要動手，心裏又想道：「倘或師父知道，却又枉了我六年挑水燒火的辛勤。」正在籌度，忽然間一陣風來，吹得那仙酒清香撲鼻而過，無底洞龍病發了，顧不得甚麼師父不師父，一手取過一錘來，一口直乾到底，却沒有些甚麼下酒的，取過一個青棗兒來，一口一般。這一杯酒下去，好不快活也！正是：

一任光陰付轉輪，平生嗜酒樂天真。
笑吞竹葉杯中月，香瀉桃花甕底春。
彭澤縣中陶靖節，長安市上上歸仙。

仙人羊角半山千日醉，直眠無底洞通神。

却說無底洞飲了這杯仙酒，越惹得喉嚨癢了，忍不住的饑頭兒，却把那兩杯酒，都斷送了他的，把那兩枚青棗兒，都結果了他的，方纔要轉前山去見師父，怎奈兩隻腳做不主，撲的一聲響，跌在地上，昏昏沉沉的鼾響如雷，過了半日，酒纔醒些，一會兒扒將起來，槌胸跌腳的說道：「哎，師父叫我磕了頭，轉去教我本領，我怎麼在此貪其口腹，誤了大事！」恨上兩聲，急忙裏就走，剛纔的走了兩三步，只見渾身上下，就如馬蟻子鑽一般，也說不盡的痒，抓了抓兒，越搗越痒。無底洞心裏想道：「似此痒痒酥酥，怎麼去見師父？這玉欄杆外，到有一泓滴溜溜的清水，不如下去洗澡一番，再作道理。」脫了衣服，一陣洗澡，洗得好不快活，那裏再有半點兒痒氣呢。無底洞心裏想道：「明日過夏時，再來洗一洗。」跑上岸來，提起衣服，把隻左手去穿，只見燭栗一聲響，左邊肋指窩裏，擰出一隻手來，把隻右手去穿，只見燭栗一聲響，右邊肋指窩裏，擰出一隻手來，把個無底洞就嚇得魂不附體，魄不歸身，說道：「敢是我不合偷飲供酒，三清老爺見經，擰起我兩隻膀子來，似這等節外生枝，怎麼去見師父？」

一道猶未了，只見左邊肩窩兒裏響一聲響，左邊擰出一個頭來。右邊肩窩兒裏響一聲響，右邊擰出一個頭來。左邊的頭像朝着右邊的頭說話。右邊的頭就像朝着左邊的頭說話。中間一個頭，照左不是，照右不是。無底洞越加心慌意亂，安身不住，走到玉欄杆外，清水裏面去照一照，却好全不是自家的模樣了。三個頭，就有三張口，三個鼻子，三雙耳朵，六隻眼睛，六道眉毛，又有十二個獠牙，生在口上。無底洞跳上兩腳，說道：「哎，今番却主餓死也！」平時間一個頭，尙且沒有帽兒戴。如今三個頭，那裏去討這許多的帽兒戴？平時間一副臉皮，尙且沒有躲人處；這如今三副臉皮，那裏去躲得這許多的人？平時間一張口，尙且沒有飯吃；這如今三張口，那裏去討這許多的飯吃？平時間一口牙齒，尙且沒有甚麼齦得；如今十二個獠牙，那裏去討這許多的齦？却不是主我餓死也！再照一照，只見頭髮都是紅的。無底洞說道：「今番是個紅孩兒了。」再照一照，只見三個頭，都是醣染的。無底洞說道：「今番又是個藍面鬼了。似此模樣，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怎麼去見我的師父？怎麼去見我的朋友？」心中煩惱，把三個頭搖了一搖，只聽得忽喇一聲響，如天崩地塌一般，全然不由無底洞了。平白地往上一長，就長得身高三丈。三個頭，四條臂膊。無底洞道：「我這回是個甚麼樣人品？欲待不見師父，我這等身長脚長，多手多腳，那裏去討衣裳？那裏去討飯吃？欲待去見師父，我這等身長手長，頭多口多，又不像個人模樣。只一件來，自古道得好：『醜媳婦免不得堂上見公姑。』我不免還是去請教師父，叫他救我。」轉身來到前殿，三丈長的身子，那裏有這等可體衣裳？只得把些舊衣服，遮了前面不便之處。三丈長的人，那裏有這等高大門扇？只得低着頭俯伏而入。見了師父，滿口叫道：「師父，可憐見我弟子，捨福救我弟子罷！」羊角道德真君只作一個不知，喝聲道：「這是個甚麼魔鬼？敢進我的寶殿！」快快的叫過黃巾力士來，你與我把他打下陰山背去，教他永世不得翻身。無底洞慌了，連聲叫道：「師父，我不是甚麼鬼王，我不是鬼王，你是那個？」無底洞說道：「弟子是六年挑水掃地灌松樹的無底洞。」真君道：「你既是無底洞，怎麼這等一個模樣？」

「無底洞道：『是弟子到玉皇閣下去叩頭，不舍偷吃了三清老爺面前，三杯酒，三枚青棗兒。』真君道：『你有酒吃，有棗兒吃，就做這等的模樣。』無底洞道：『不是做模樣。只因酒醉之前，渾身發癢，是弟子到金水河裏，洗了一個浴，跑上岸來，左邊肋指窩裏一聲响，左邊擰出一隻手，右邊肋指窩裏又是一聲响，右邊擰出一隻手，左邊肩窩裏一聲兒，左邊擰出一個頭來，右邊肩窩裏一聲响，右邊擰出一個頭來。』真君道：『二頭四臂是了，來怎麼又有這等長哩？』無底洞道：『弟子只把個頭搖了一搖，只聽得天崩地塌一般，也全然不由弟子的主張，永遠就長到這個田地。如今做出這一場醜來，全仗師父援救。』真君道：『你這叫做自作孽不可活。那個酒連我們也不敢惹他，你怎麼去吃他？吃了他不至緊，永世不得人身，只好在陰司之中，做個惡鬼。』無底洞聽知他永世不得人身，就放聲大哭說道：『老爺可憐見弟子，在這個山上六年，也是伏侍老爺一場，望乞高抬神力，救援殘生！』羊角道德真君看見他哭的悽慘，却纔把個真情對他訴說，說道：『徒弟，你不要慌。』無底洞道：『怎麼叫弟子不要慌？』真君道：『我如今要下山去，和南朝的道士和尚，提刀賭勝，缺少了一個前部先鋒。』無底洞道：『缺少先鋒，與弟子不相干涉。』真君道：『是我將你脫了凡胎，換了仙體，充爲前路先鋒，擒拿道士和尚。』無底洞道：『既是師父有這許多的情由，何不直對弟子所說，免得弟子吃了這許多的驚疑。』真君道：『此是超凡入聖，何必驚疑？』無底洞道：『怎麼三杯酒，三枚青棗兒，就會超凡入聖？』真君道：『三杯仙酒，乃是三個仙體，你三個頭便是三枚青棗兒，是三股仙氣，你兩股氣從傍而出，却就擰出兩隻手，你一股氣從直而上，却就擰得這等三丈之長。』無底洞道：『我的四大如今在那裏？』真君道：『有個時候，你親自看見。』無底洞道：『師父，怎麼救取我轉來？』真君道：『你再到金水池裏，作一浴來，我這裏就有個法兒，和你解救。』無底洞聽知與他解救，他心中大喜，連忙跑到山後，只見金水河中，水面上幌着一個死屍。無底洞又吃了一驚，近前去看來，原來就是他的色身。他心裏想道：『既是我的色身在此，何不下水去走一遭兒？一則是澡洒仙身，

師父好來解救。二則是取上色身來，還他一個葬埋道理。跑將下去，那裏有個色身，洗了一會澡，復上橋來。三頭還一個頭，四臂還是兩隻臂，無底洞還是一個無底洞。再去參見師父。師父道：「今番可好哩！」無底洞道：「我的還是我的，豈有不好之理！」真君道：「收拾下山去來！」無底洞道：「弟子今番見了本相，怎麼又做得先鋒？」真君道：「你到交戰之時，大叫一聲『師父』，把個身子兒望上弓一弓，還是三頭四臂，還是三丈之長！」無底洞道：「我若是三頭四臂，三丈全身，我把南朝的人馬，直殺得他雙輪不返，片甲不回！」真君道：「你明日上陣之時，現了三頭四臂，三丈全身，嚇得南朝將官跌下馬來，你切不可壞他。待姜金定去拿他，別有個道理！」無底洞道：「怎麼不可壞他？」真君道：「你若壞他，便傷了我殺戒之心，枉了我千萬年修煉！」無底洞道：「謹依師父嚴令，不敢有違！」羊角道德真君收拾一班寶貝，張滿一口花藍，帶領無底洞真人排備下山廝殺，不知此去勝負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二指揮雙敵行者 張天師三戰天仙

山人騎鹿雲中行，手拾翠華餐玉英。欲捫星辰辨南北，紫霄峯上坐吹笙。野容尋真跨鹿行，洞天寥廓秋雲晴。布袍草履無相問，嘯弄干戈夜戰征。

却說羊角道德真君，頭戴着冲天如意巾，身穿着黑綠邊藍敵袖，腰繫着水火雙環帶，腳穿着鞞鞚紫麻鞋；還有一張太阿寶劍，還誇一隻八叉仙鹿，帶領了無底洞真人分付了衆弟子，撇了羊角洞，辭了羊角山，駕起一朵祥雲，望空而起。頃刻之間，就是金蓮寶象國。好個真君，按落雲頭，竟到荒草坡下。只見姜金定走近前來，俯伏在地，說道：「有勞師父遠來，未曾迎接接待，不周，望乞恕罪！」真君道：「姜徒弟，你過來聽我說。」姜金定跪着說道：「師父有何分付？」真君道：「兵不厭詐，將貴知幾。今日是個頭陣，不可輕易造次。」姜金定道：「須煩師父

指教一番。」真君道：「若是你先出馬，南朝將官怕懼於你，不肯領兵前來。莫若先將無底洞出馬，出其不意，攻其無備，閃他幾員將官過來，先滅他一場威風。先掃他一個桃子，却待我來，多搬出幾番本領，活捉僧人生擒道士，與你成功。」姜金定道：「多謝師父指教，感謝不盡。」羊角道德真君叫聲無底洞何在？無底洞應聲道：「弟子在這裏。」真君道：「你到沿海地面，南軍陣前，高聲叫道：『那個強將，敢來出馬，敢與我交鋒。』」真君道：「我自個甚麼將官來，你便抖擻精神，與他交戰。」無底洞說道：「弟子空着一雙手，怎麼與他交戰？」真君道：「我自有兵器與你。」無底洞道：「願借兵器來。」羊角道德真君轉身到水火花籃之內，取出一個小小的葫蘆來，在手裏說道：「你過來，我把這個兵器交與你。」無底洞看了，微微而笑，說道：「師父差矣！這個葫蘆只好盛藥，拿怎麼教我拿去當鎗當刀？」真君道：「你看來只說一聲看！」就把一個葫蘆拿在手裏，吹上一口仙氣，喝聲道：「拿！」即時就變做丈八長的一桿柳葉神鎗，遞與無底洞。無底洞接了這一桿鎗，飛星就走。真君道：「你轉來，我還有事分付你。」無底洞道：「師父你好掃人的興！」真君道：「你謹記得臨陣之時，要叫師父。」無底洞說道：「曉得。我做徒弟的，不叫師父，敢叫別人。」即時拽出陣，高叫道：「南朝是那一員將官，敢來和我廝殺？」一來一往，叫上叫下的，早有藍旗官報上中軍寶帳，說道：「番國裏走出一個小道童來，身長三尺，髮跡齊眉，手裏拽着一桿長鎗，聲聲叫道討戰，討戰。」三寶老爺道：「料一小道童，能有多大的本領？」傳下將令，說道：「誰敢出陣，擒此道童？」道童未了，班部中閃出一員將官來道：「末將不才，願單鞭出馬，擒此道童。」老爺道：「你姓甚名誰？現任何職？」來將說：「本姓沙，名彥章，原任南京錦衣衛鎮撫司正千戶之職。末將祖籍出自西域，回回，極知西番的備細。」老爺道：「有甚麼備細？」沙彥章道：「西洋地面上，多有草仙、木仙、花仙、果仙，又有一等雷師、雨師、風師、雲師，又有一等山精、水精、石精，各樣的妖術，也不記其數。這個小道童，一定是一個甚麼怪物。」三寶老爺道：「你出陣時，務在小心，不可疎忽！」沙彥章應聲道：「末將知道。」即時提鞭上馬，你看他：